

•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

Shi Jie Shi Da Zhen Tan Xiao Shuo

犹太油灯 最后一案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犹太油灯 最后一案

[法]莫里斯·勒布朗

[英]柯南·道尔

第十四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321-X

I.世... II.丁... III.侦探小说—世界 IV.I.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55 号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丁华民 志敏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20.5

字数:180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702-321-X/I·41

定价(全16卷):368.00元

目 录

犹太油灯

- 失窃 (1)
恶魔监视 (33)

最后一案

- 灾难降临 (65)
特大曝光 (70)
进入角色 (77)
论证 (89)
觅寻 (107)
邦纳先生涉及的案情 (116)
黑衣女子 (121)
验尸 (128)
指纹 (132)
富豪的妻子 (135)
未发的消息 (140)
厄运 (150)
爆发 (155)
致信 (168)

犹太油灯

失窃

在大壁炉的旁边，围坐着歇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他们都把腿伸直，脚底朝向烧得热烘烘的炉堂。

福尔摩斯那用树根做成的，镶着白银套管的烟斗里面，烟丝已经燃尽了。他掏出了烟斗里的烟灰，把另一些烟丝塞进去，然后把它点着，拉了拉睡袍，让它盖住自己的膝盖。这时候，他对着烟斗连吸了几口烟，然后优雅的朝上吐出一个个美丽的小圆圈。

华生在地毯上躺着，眼睛半张着，始终没有眨动一下，注视着福尔摩斯的一举一动。而后他收回视线，垂下眼帘，期待着福尔摩斯能作出某个动作以打破这种沉默的气氛。福尔摩斯会有所举动吗？他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带领华生进入他那冥想的世界去吗？不会的，华生黯然伤神、他早已自知，那个世界的入口始终不会为他而敞开。

福尔摩斯依然默默无语。

华生试图引他开口。

“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没有接到一个案子，似乎太无聊了。”

像是答复华生似的，福尔摩斯把嘴巴闭得比原来更紧，然而升上天花板的烟圈却一个比一个更圆。使华生不解的是，他的这

种小伎俩似乎颇令福尔摩斯心满意足。但是此刻他们二人的大脑已经没有任何思维，空空荡荡的。

华生失望的从地上起来，向窗户走去。

从窗口望出去，外面的街道冷冷清清，耸立在两旁的楼房也没有一点生气。天空阴沉昏暗，还飘着雨珠，从远处走来两辆双座的马车，在经过窗口时，华生掏出小本子，把车号记了下来，也许某一天能够派上用场。

“啊，是邮差。”华生高叫一声。

这时邮差已经随着仆人进来了。

“先生，挂号信两封……请您签字。”

福尔摩斯走上前去，在邮差出示的登记簿上签了字。然后把邮差送了出去，随后便拆开其中的一封。

“看起来您好像很愉快，”华生等福尔摩斯看完信之后说。

“这封信中提到一个建议，倒挺有意思的。您不是埋怨没事可做吗？瞧，事情主动上门，可有得干了。”

华生接过信读着：

先生，您经验丰富，思维敏捷，我怀着万分崇敬的心情恭请您伸出热情的双手给我以帮助。我的居所遭到窃贼光临，损失很大，到如今为止，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有助于我找到失窃的东西。

有几份报纸已将此事报道的很详尽了，您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您愿意接受我的邀请，那么您可以住在我那儿，食宿由我来提供。这里有一张已经签上了我的名字的支票，您需要多少费用，就请不要客气，尽管填上便是。

烦麻您把您的答复电告于我，先生，请您接受我真诚的敬礼。

穆里奥街 18 号 维克多·丁勃尔维尔

“噢，噢！”福尔摩斯开口喊着，“这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到巴黎住上几天，这太有趣了。上次我和亚森罗宾那场空前的较量过后，我就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回去呢？我正思量着某天能平平静静的一睹这这座世界名城的风彩呢。”

他抽出支票，撕成四片。华生的胳膊曾经在那儿受伤过，因而他对巴黎的印象一点也不好。这时候，福尔摩斯已经打开了第二封信。

读着这封信，福尔摩斯发怒了。他双眉紧锁，怒气冲冲的揉着信纸，而后搓成一团，使足劲扔在地上。

“怎么了？”华生很吃惊。

他拾起了纸团，展开了读起来，读后愈加惊讶。

信里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大师，

您很清楚我对您的尊敬之情，而且对于您的名誉，我也万分关心。既然如此，那么，请您信任我，无论别人请您插手什么事，您都不要答应。否则，事情必然会因你而搞得更加糟糕。到时候你所作的任何补救都将是白费力气，丝毫不会有好的转机。那时您只能无可奈何的宣告失败了。

我非常不愿意看到如此的屈辱降临到您的头上。为了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我真诚的希望您继续烤着温暖的炉子清静静的过日子，我可是因为注重友情才向您提出如此建议的啊。

请代我向候一下华生先生吧，而您，我亲爱的大师，请接受我崇高的敬礼吧。

您忠实的朋友 亚森罗宾

“亚森罗宾!”华生惊呼一声。

福尔摩斯握紧拳头击向桌子。

“啊,这个畜牲,现在开始来干扰我了。他简直当我是一个无能的小孩子。他居然这样嘲讽我,想让我公开宣称我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他还不是被我逼迫得交出了蓝色宝石了吗?”

“他畏惧了。”华生提示着。

“您说错了,华生。亚森罗宾简直天不怕地不怕,他不停地挑衅我,就足以证明他确实是这样的无赖。”

“那么丁勃尔维尔男爵向我们求援的信他怎么会如此清楚呢?”

“我哪能知道呢?我亲爱的,您提的问题真是太愚蠢了。”

“我在想……我只是设想……”

“想什么?”

“我不是万能的。”

“当然不是。但您能力很高的,我就亲眼目睹您创造的奇迹。”

“奇迹是很难创造的……我跟别人一样平凡,并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我只是设想,判断,再加以总结。可是我一点都不胡思乱想。傻瓜才那样做呢。”

华生姿态放低。他不想让福尔摩斯把他当傻瓜看待,所以对于福尔摩斯在房间气恼的来回踱步他熟视无睹,根本不去想象缘由。最后福尔摩斯按起电铃把仆人召唤进来,然后吩咐他把行李收拾好。华生认真思考了一会儿,作出推论:大师决定出外旅行。

于是他问福尔摩斯:

“歇洛克,你是不是要去巴黎?”

“也许。”

“您去的目的表面看起来是接受丁勃尔维尔的邀请,而实质

上您是在迎战亚森罗宾。”

“很有道理。”

“歇洛克，我随您一起去。”

“啊，老朋友，难道您不怕右臂那可怕的遭遇在左臂上重现？”
福尔摩斯驻足探问。

“在您身旁，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好极了，您真是个勇敢的人。我们将证明给那位先生看看，他如此贸然地向我们下战书是太不明智了。快一点吧，华生，咱们赶坐第一趟火车。

“男爵说寄了些报纸给您？您难道不等着看吗？”

“那会起什么作用呢？”

“我马上发一份电报过去吧！”

“不，我们不能让亚森罗宾察觉我们的任何行踪。要不动声色，华生，这次我们要露一绝招给他瞧瞧。

当天下午他们二人就在多佛尔搭船开始了他们的旅途，渡过芒什海峡之后来到加莱，然后又急忙乘上去巴黎的快车，在车上，福尔摩斯沉睡了三个小时光景，但是华生却一直在车厢隔间的门口静静的坐着，眼睛茫然无光。

福尔摩斯睡醒之后，立刻神采飞扬起来。一想到要和亚森罗宾较量，他便兴高采烈。他搓动着双手，好像一位凯旋的将军。

“好，”华生叫着，“我们终于可以活动一下手脚了。”

到达北方车站，福尔摩斯拿起自己的外套走在前面，后面紧跟着提着皮箱的华生。交了车票之后，他们便轻松地步出车站。

“天气真是不错，华生……艳阳高照！巴黎向我们敞开了欢迎的双手，就像过节似的。”

“过路的人可真多！”

“人多了更好啊，华生！我们隐藏在茫茫人海中，又有谁会发

觉呢。如此多的人，任谁也不会把我们给认出来的！”

“您是福尔摩斯先生，是吗？”

福尔摩斯惊诧不已，他停下来向旁边望了望。怎会有人认出他呢？

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身材苗条，穿得很简朴，漂亮的脸庞明显的露出一种不安和痛苦。

她又重复了一遍：

“您真的是福尔摩斯先生吗？”

福尔摩斯依旧没有出声，也许由于太惊诧，或是由于小心行事的必要，总之姑娘没有听到任何答复，于是她又重复了一遍：

“与您谈话真是我的荣幸，请问您确实是福尔摩斯先生吗？”

“有事吗？”福尔摩斯语气很不善，对方的突然降临很令他起疑。

姑娘跨前一步站到他面前。

“仔细听好，先生，情况相当糟糕，我很清楚你们要去莫里奥街。”

“您在说些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莫里奥街……18号。我认为，不能……不。您绝不能去那儿……我发誓，相信我的话您是永远不会后悔的。您不要以为我是因为有利可图才跟您谈这些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经过反复考虑之后的，保证对您有益。”

福尔摩斯竭尽全力摆脱她的纠缠，然而始终没能成功。

“啊，请您不要一意孤行……真不知该怎样劝服您！请您看着我的眼睛，我的一片心，它们绝对是诚实的……没有任何谎言。”

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这双眼睛绝对地美丽，又庄重，明亮、清澈。从她的眼睛里似乎能反映到她的灵魂深处。华生赞同的

点点头说：

“这位小姐是真诚的。”

“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她的语气中带着恳求的意味。

“我相信您，小姐。”

“啊！我感到太幸福了！您的朋友跟您的想法一样的，是吗？我能察觉到……我敢担保！这是多么愉快的事啊！所有的一切都会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啊！我想得没错！……先生们，依我之见，有一辆列车二十分钟之后开往加莱……我看这趟车比较合适，你们就搭它回去吧……赶快随我来……走这一边，我们得快一点……”

她尽力要拖走福尔摩斯。福尔摩斯紧紧抓住她的手，改变了语气，尽量和善的对她说：

“小姐，很抱歉我不能令您满意。对于我打算插手的事情，不论什么理由都不能令我放弃。”

“我恳求您……我恳求您……唉！如果您能明了我的心意那该有多好啊！”

福尔摩斯加快脚步离开了姑娘。

华生对她说：

“不要失望……福尔摩斯从来都是意志坚定，毫不动摇……而且从来没有失败过……”

华生快步疾走，追上了福尔摩斯。

几个醒目的粗黑大字出现在他们面前：歇洛克·福尔摩斯——亚森罗宾。他们继续走着。经过一列长长的人流。他们的手里都拿着外罩铁皮的手杖，很有韵律的敲打着人行道；他们的背上都有一个大的写着广告词的牌子，内容是这样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将迎战亚森罗宾。英国冠军抵达巴黎。莫里奥街失窃案已由闻名于世的大侦探接手。具体事宜请参考《法兰西回声报》。

华生连连点头。他对福尔摩斯说：

“歇洛克，您瞧，刚才我们还在暗自庆幸此行无人知晓呢！如今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事情完全彻底变样了，此时如果莫里奥大街驻扎着共和国的卫队，并且由政府举办的盛大的香槟酒招待会正在前方恭候着我们，我也丝毫不会惊诧。”

“当您有了幽默的灵感时，您真是千金难换。”福尔摩斯气愤的朝他吼道。

福尔摩斯走向人流，恼怒已极，情不自禁地握紧铁拳，企图砸碎广告牌。广告牌四周围满了人，他们嘻闹一片。

福尔摩斯强压心头怒火，询问着传播广告的人：

“你们被雇佣的时间是哪一天？”

“今天早上。”

“那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游街的？”

“一小时前。”

“广告提前准备好的吗？”

“说对了……今天早上我们到达职业介绍所时就见到了这些广告牌。”

这已经很明显得证明了亚森罗宾对于福尔摩斯了解得清清楚楚，他知道他会接受挑战，更令福尔摩斯气愤的是亚森罗宾的信摆明他期待着这场较量，并且似乎胜券在握，在第二次搏斗中大展身手。

“这是为什么呢？他何以重整旗鼓进行斗争呢？他的动机是什么？”

歇洛克又一次动摇了。亚森罗宾这样目中无人的大肆张扬，肯定是经过周密的安排；已经胸有成竹了。我这样冒冒失失地前来不是正合他意，自投罗网吗？

“走吧，华生。车夫，到莫尔奥街 18 号。”他突然觉醒了，因此

坚定地作出决定。

福尔摩斯握紧拳头，露出一条条青筋，那样子让人一下子联想到拳击比赛。就这样他们上了一辆马车。

漂亮的公馆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莫里奥街两旁，在这些公馆的后面就是蒙梭公园。18号公馆也是这众多公馆中的一员。丁勃尔维尔男爵和他的夫人及两个孩子就住在里面。男爵是个百万富翁，又像一位艺术家，他以艺术的手笔装饰着自己的公馆，豪华壮观。公馆的前面是一个庭院，而左右两侧则是一些附属用房。房屋后面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的树枝与蒙梭公园里的树枝相互缠绕在一起。

福尔摩斯和华生按响电铃。有一个仆人为他们打开门，引他们穿过院子进入小客厅。

他们被安置坐下，就开始四处打量着小客厅的装饰。

华生自言自语地说：

“这里的陈设高雅清新，别具匠心……这一点足以证明主人是一位极有品位而且年纪不小的人……也许应该是五十岁左右。”

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开门的声音打断了，从门外走进这丁勃尔维尔男爵和他的夫人。

男爵夫妇看起来跟华生的猜测截然相反，他们都非常年轻，衣着考究，脚步轻松自如，谈起话来优雅而流畅，他们连连表达着对福尔摩斯和华生到来的感激。

“二位大驾光临，真是我们的荣幸，可以说是正因为这件祸事，我们才享有机会接待二位，我们觉得万分地幸福，对于您的赏光我们终生感激不尽。”

“这些法国佬真是魅力无穷！”华生观察良久，深有感触。

“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还是直截了当的谈吧！”男爵提高声音

说：“尤其对于您，福尔摩斯先生，时间是太宝贵了，丝毫浪费不得。那么，对于这件事，您有何高见？您有几成把握圆满完成它？”

“只有先弄清楚情况才能把事情办好。”

“您难道不了解情况吗？”

“是的。因此请您详尽的把这件事情的始终告诉我，不要漏掉任何的纽带。”

“我们家惨遭盗窃。”

“什么时候？”

“上个周六。在周六晚上到周日清晨，这一个时间段里。”男爵回答说。

“如此说来已经经过六天了。那么就让我们继续恭听。”

“两位先生，我必须首先声明，我和我的夫人做的事都是符合我们地位的。仅此而已，大部分时间我们就“呆在公馆里，很少外出。我们的生活任务只是教育孩子，偶尔也会开几次招待会，布置一下房子。所有的晚上，或者更精确的来说，几乎所有的晚上我们都是在这里共同度过。这里是我妻子的小客厅，我们在里面摆放了几件珍贵的艺术精品。上周六，大约十一点时我把电灯关上。跟往常一样，我妻子也随我回到卧室中。”

“您们的卧室是在……”

“就在旁边，您在这里能看见的那个房门。第二天是周日，我起得很早。苏珊娜——我的妻子——仍然在睡觉。为了不至于把她吵醒，我轻轻地来到这里。我突然发现窗是敞开着的，这令我异常惊奇，因为头天晚上我明明把窗户关好了。”

“会不会是仆人……”

“决不会的，每天早上我若未按电铃，谁也不被允许进入这里的。而且我向来是小心谨慎地把第二道门关严。这扇门连通着

前厅，所以我断定窗户是从外面打开的。这一点不是我随意猜测的，我有证据，右边那扇窗的第二块玻璃，旁边有个长插销的那个，已经被切割开了。

“那扇窗户呢？”

“您瞧，窗户朝向一个小平台，平台的周围有石板的凉台。这里是二楼，连接着公馆后花园和蒙梭公园的那道铁栅栏，我们在这里是很容易看到的。我敢断定窃贼就是在蒙梭公园里登上梯子，然后越过墙而到达这个小平台上的。”

“您有绝对的把握吗？”

“铁栅栏的两边，花坛松软的泥土上，甚至在平台下面都有梯脚留下的印痕。我还发现有一些轻微的擦伤痕迹留在阳台上，毋庸置疑，这肯定是那个人留下来的。”

“蒙梭公园不是晚上要关门的吗？”

“这是真的，但是现在 14 号在搞建筑，人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从那个工地出入。”

歇洛克·福尔摩斯想了一想，便开口说：

“咱们还是讲一些有关这件案子本身的事吧，它发生在这个房间，对吧？”

“没错，丢失的是一盏小油灯，人们把它叫做犹太式油灯，我把它放在十七世纪圣母像和银质圣体龕之间。

“就这么多了吗？”

“就是这些。”

“那么那盏犹太油灯是什么样子呢？”

“是个古式油灯，铜制而成，有一根柄，一个盛油器，两三个放芯的小嘴。”

“也就是说，它并不值钱。”

“就油灯本身而言，它的确不是一个名贵的东西，但是这盏灯

上有一个小地方可以藏东西，我们就经常放一些贵重的首饰在里面，有一次我们在里面放了一个金质的怪兽，是用红绿色的宝石镶嵌而成。数这个怪兽最值钱，千金难买。

“如此贵重的东西你们怎么会放在油灯里呢？”

“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先生，也许只是我们一时兴起觉得好玩罢了。”

“这个秘密有人知道吗？”

“不，无人知晓。”

“但是盗贼却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否则的话，如此名不见经传的小油灯，他何以用尽心思去盗呢。”福尔摩斯说。

“这个是自然的了。可是这个秘密，盗贼是怎样发现的呢？要不是一个偶然的因素，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呢？”

“也许别人也跟你们有着相同的偶然因素吧……仆人……朋友……但是先不管这些，咱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谈话吧。你们已经把失窃的事情报案了，是吧？”

“是的。预审法官已经调查过了。一些开辟了侦探专栏的大报社的编辑也作过调查。但是还是如同您收到的我写的信一样。事情一点眉目也都没有，进展缓慢极了。

福尔摩斯站起来，走向窗边。他仔仔细细地在窗台，平台，阳台上查看了一会儿，并且拿出放大镜来观看了一下平台石上的擦痕。随后他要求男爵带他去花园看看。

花园里有一只柳条编的靠背椅，福尔摩斯于是就走到椅子前坐下，眼睛盯着天空，思考了一会儿。他发现两只小木箱，它们正好把梯脚留在泥土上的印迹盖住。于是福尔摩斯走向小木箱，把它们搬到一边去，就弯下腰来观察着，丈量着。随后他又沿着铁栅栏边走边观察着，只是并不很仔细。

这样，初步调查就完毕了。

两个人返回小客厅里面，丁勃尔维尔夫人一直在那儿等待着他们。

大家相对无言，几分钟后福尔摩斯开口说：

“男爵先生，听着您的介绍，我从一开始就感觉此事有些古怪。来人的盗窃手段太离奇了。他先搬来一架梯子，然后把窗玻璃割坏，进屋拿走一件物品，就这样逃得无影无踪了，这一切岂不是太简单，太不可思议了吗？”

“您的意思是……”

“我看，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亚森罗宾搞的诡计。”

“亚森罗宾！”男爵惊呼一声。

“当然不可能是他本人亲自动手，也不可能是外人溜进您家中……也许盗贼就出在您府上，比如说是某个仆人，他从楼顶顺着檐槽跳到平台上。这个檐槽我是在花园里发现的。

“您的判断证据是什么呢？”

“如果是亚森罗宾，他离开小客厅时一定会拿走一些东西。”

“是的，油灯不就是被偷去的吗？”

“真正的亚森罗宾光顾您的府第是不会满足于只取走油灯的，他还会顺手捎带着别的一些名贵的东西，像这个钻石鼻烟壶，或者是这个蛋白石项链。这对于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然而这些东西仍然安然无恙的留在这里，并没有失窃。”

“可是那些痕迹又作何解释呢？”

“只不过是掩人的障碍法，这些鬼把戏的目的只是为了转移大家的目标而已。”

“那么石头上怎会有擦痕呢？”

“那是以玻璃砂纸打磨的，是他们故意布下来迷惑我们的。这儿有几片砂纸，是我刚才捡到的，您看。”

“但是还有梯脚留下的洞呢？”